

入蜀記  
紀

土岐文庫

文庫17

W22

1

5

10

陸放翁

人  
心  
語  
集  
錄

范石湖



010185193026

文庫 17

W22

1

明治十三年  
正月初  
求  
古堂松崎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寄贈  
吉成氏

叙  
歐  
矣  
忠  
于  
役  
志  
過  
于  
簡  
畧  
而  
有  
嫌  
郭  
天  
錫  
客  
杭  
日  
記  
傷  
于  
裁  
截  
而  
不  
暢  
至  
百  
穀  
客  
越  
志  
輕  
薄  
可

惡馮開之快雪堂日記  
駁雜可厭惟放翁入蜀  
記繁簡得中總畧有要  
其文雅馴而亦險通暢  
而不俚風流蕭散無驕

傲張傑之氣讀之可想  
見其及與事也足以及  
焉紀遊之法矣暇日校  
之知不足齋叢書中校  
而授梓

元明癸卯五月  
立愚柴邦茂識



入蜀記卷第一

山陰 陸遊 務觀

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報差通判。夔州。方久病。未堪遠役。謀以夏初離鄉里。

六年閏五月十八日。晚行。夜至法雲寺。兄弟餞別。五鼓始決去。

十九日。犁明至柯橋館。見送客已。時至錢清。食亭中。涼爽如秋。與諸子及送客步過浮橋。橋堅好。非昔比。亭

亦華潔。皆史丞相所建也。甲後至蕭山縣。憩夢筆驛。驛在覺苑寺旁。世傳寺乃江文通舊居也。有大碑。葉道卿文。寺額及佛殿榜皆沈眷達所書。有碑亦眷達書。尤精古。又有歐陽人戚舜臣所畫水蓋佛後座大壁也。卒然見之。覺濤瀾洶湧可駭。前輩或謂之死水過矣。縣丞權縣事紀旬。尉曾槃來。曾原伯逢招飲於其子槃廨中。二鼓歸。原伯復來。共坐驛門。月如晝。極涼。四鼓解舟。行至西興鎮。

二十日。犁明渡江。江平無波。少林仙林寺。寺僧爲開館。設湯飲。遂買小舟。出北關。登漕司所假舟於紅亭。稅務之西。夜無蚊。

二十一日。省二兄。

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留冗家。

二十五日。晚葉夢錫侍郎衡招飲。案間設礬山數盆。望之如雪。

二十六日。晚芮國器司業擘招飲。同集仲高冗詹道子。

大著亢宗。張叔潛編修淵。坐中國器云。頃在廣東作  
漕。有提舉茶鹽石端義者。性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軌  
以石鹽木枷。枷之。蓋木之至堅重者。每日。木名石鹽。  
天生此爲我用也。其後石坐罪。竟荷校云。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同仲高出閤門。買小舟。泛西湖。至長橋寺。予  
不至。臨安八年矣。湖上園苑竹樹皆老蒼。高柳造天。  
僧寺益葺。而舊交多已散去。或貴不復相通。爲之絕。

歎

二十九日。沈持要檢正樞招飲。邂逅趙德莊少卿彥端。  
晚出湧金門。並湖繞城。至舟中。三十日

六月一日。早移舟出閤。幾盡一日。始能出二閤。船舫櫛  
比。熱甚。午後小雨。熱不解。泊糴場前。

二日。禺中解舟。鄉僕來言。鄉中閔雨。村落家家車水。比  
連二年頗稔。今春父老言。占歲可憂。不知終何如也。  
過赤岸班荆館。小休。前亭班荆者。北使宿頓。及賜燕。

之地距臨安三十六里。晚急雨頗涼。宿臨平。臨平者  
太師蔡京葬其父準於此。以錢塘江爲水。曾誓山爲  
案。山形如駱駝葬於駝之耳。而築塔於駝之峯。蓋葬  
師云駝負重則行遠也。然東坡先生樂府固已云。誰  
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則臨平有塔  
亦久矣。當是蔡氏葬後增築或遷之耳。京責太子少  
保制云託祝聖而飾平之山是也。夜半解舟。

三日。犁明至長河堰亦小市也。魚蟹甚富。午後至秀州  
崇德縣。縣令右從政郎吳道夫。丞右承直郎李植監。  
秀州都稅務右從政郎章湜來。舊聞戴了微云。崇德  
有市人吳隱。忽棄家。寓旅邸。終日默坐。一室室中惟  
一臥榻。上至共坐榻上。或載酒過之。亦不拒。清談竟  
日。隱初不學問。至是間與人言易數。皆造精微。亦能  
先知人吉凶壽夭。見者莫能測也。因見吳命問之云。  
皆信然。今徒居村落間矣。是晚行十八里。宿石門。火  
雲如山。明日之熱可知也。



四日熱甚。午後始稍有風。晚泊本覺寺前。寺故神霄宮也。廢於兵火。建炎後再修。今猶甚草創。寺西廡有蓮池十餘畝。飛橋小亭頗華潔。池中龜無數。聞人聲皆集。駢首仰視。兒曹驚之不去。亭中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後自跋云。見子瞻所作未工。故賦之。亦可異也。

五日早抵秀州。見通判權郡事右通直郎朱自求員外通判右承事郎直秘閣趙師夔。方務德侍郎。滋務德

留飯。飯罷還舟。小憩極熱。謁樊自強王管。樊自牧教

授。廣抑皆茂實吏部子聞人伯卿教授。阜民茂德剛定子二樊居城外。

居第頗壯茂實晚歲所築尚未成也。隔水有小園。竹

樹脩茂。荷池渺瀰可喜。池上有堂曰讀書堂。遊寶華

尼寺。拜宣公祠堂。有碑缺壞。磨滅之餘。時時可讀。蘇

州刺史于頔書。大略言秘書監陸公齊望始作尼寺。

於此。其後灞漑澧兄弟又新之。後又有賢妹之意者。

陸氏嘗有女子爲尼云。然不言宣公所以有祠者。家譜

說

禮賴此澄誤諱灞老尼妙濟大師法淳及其弟子居者則宣公之父也白畱啜茶且言方新祠堂也移舟北門宣化亭晚復過務德飯

六日右奉議郎新通判荆南呂援來援字彥能進士聞人綱來綱字伯紀方務德館客自言識毛昭德德昭名文衢州江山縣人居於秀牙兒時從之甚久德昭極苦學中年不幸病育而卒無子綱言其盲後猶終日危坐默誦六經至數千言不已可哀也赴郡集於

倅解中坐花月亭有小碑乃張先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樂章云得句於此亭也晚赴方夷吾導之集於陳大光縣丞家樊呂倅皆在大光字子充瑩中諫議孫居第潔雅未利花盛開

七日早徧辭諸人赴方務德素飯晚移舟出城泊禾興館前館亦頗閎壯終日大雨不止招姜醫視家人及綯

八日雨霽極涼如深秋遇順風舟人始張帆過合路居

人繁夥。賣鮓者尤衆。道旁多軍中牧馬。運河水泛溢。高於近村地。至數尺。兩岸皆車出積水。婦人兒童。竭作。亦或用牛。婦人足踏水車。手猶績麻。不置。過平望。遇大雨暴風。舟中盡溼。少頃霽止。宿八側。聞行舟有覆溺者。小舟叩舷賣魚。頗賤。蚊如蠶。蠶可畏。

九日晴而風。舟人懲昨夕狼狽。不敢解舟。日高方行。自至崇德行大澤中。至此始望見震澤遠山。午間至吳江縣渡松江。風極靜。癰菴竹樹益茂。而主人死矣。知

縣右承議郎管筑尉右迪功郎周邛來。縣治有石刻。曾文清公漁具圖詩。前知縣事柳楹所刻也。漁具比松陵倡和集所載。又增十事。云託周尉招醫鄭端誠。爲統絢。脰脈皆病。暑也。市中賣魚鮓頗珍。晚解舟中。流回望。長橋層塔。烟波渺然。真若圖畫。宿尹橋登橋。

觀月

尹橋疑是尹山橋

十日。至平江。以疾不入。沿城過盤門。望武邱樓塔。正如吾鄉寶林。爲之慨然。宿楓橋寺前。唐入所謂半夜鐘。

聲到客船者

十一日。五更發楓橋。曉過澆墅。居人極多。至望亭小憩。自是夾河。皆長岡高壟。多陸種菽粟。或灌木叢篠。氣象窘隘。非楓橋以東比也。近無錫縣。始稍平曠。夜泊縣驛。近邑有錫山。出錫。漢末讖記云。有錫天下兵。無錫天下清。有錫天下爭。無錫天下寧。至今錫見輒拚之。莫敢取者。

十二日。早謁喻子林郎中。樗子材來謝。以兩夫荷轎。不持胡牀。手自棧謁云。知縣石奉議郎吳禮來。晚行。夜四鼓至常州城外。

十三日。早入常州。泊荆谿館。夜月如晝。與家人步月驛外。綯始小愈。

十四日。早見知州右朝奉大夫李安國通判右朝奉郎蔣誼員外。伴左朝散郎張堅。堅文定公綯之子。教授左文林郎陳伯達。員外教授左從政郎沈瀛。司戶右從政郎許伯虎來。伯達字兼善。瀛字子壽。皆未識。子

壽仍出近文一卷伯虎字子威余兒時簾硯之舊也  
至東嶽廟觀古檜數百年物也又小憇崇勝寺納涼  
遂解舟甲夜過犇牛閘宋明帝遣沈懷明擊孔覲至  
犇牛築壘卽此也閘水湍激有聲甚壯遂抵呂城閘  
自祖宗以來天下置堰軍止四處而呂城及京口二  
閘在焉

十五日早過呂城閘始見獨轅小車過陵口見大石獸  
偃仆道旁已殘缺蓋南朝陵墓齊明帝時王敬則反  
至陵口慟哭而過是也余頃嘗至宋文帝陵道路猶  
極廣石柱承露盤及麒麟辟邪之類皆在柱上刻太  
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又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  
也亦有二辟邪尚存其一爲藤蔓所纏若繫縛者然  
陵已不可識矣其旁有皇業寺蓋史所謂皇基寺也  
疑避唐諱所改二陵皆在丹陽距縣二十餘里郡士  
蔣元龍子雲謂子曰毛達可作守時有賣黃金石櫛  
來禽者疑其盜捕得之果發梁陵所得夜抵丹陽古

予

所謂曲阿。或曰雲陽。謝康樂詩云朝日發雲陽。落日  
到朱方。蓋謂此也。按朝日謝  
集作曉月

十六日。早發雲陽。汲玉乳井水。井在道旁。觀音寺。名列  
水晶。色類牛乳。甘冷。熨齒。井額陳文忠公所作。堆玉  
八分也。寺前又有練光亭。下闕練湖。亦佳境。距官道  
甚近。然過客罕至。是日見夜合花方開。故山開過已  
月餘。氣候不齊如此。過夾岡。有二石人植立岡上。俗  
謂之石翁石媪。其實亦古陵墓前物。自京口抵錢塘。

梁陳以前不通漕。至隋煬帝始鑿渠八百里。皆濶十  
丈。夾岡如連山。蓋當時所積之土。朝廷所以能駐蹕  
錢塘。以有此渠耳。汴與此渠皆假手隋氏。而爲吾宋  
之利。豈亦有數邪。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新  
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  
酒香。皆謂之。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之新豐亦有  
名酒。見王摩詰詩。至今居民市肆頗盛。夜抵鎮江城  
外。是日立秋。

十七日。平日入鎮江。泊船西驛。見知府右朝散郎直祕閣蔡沈子平。都統慶遠軍節度使咸閱。通判右朝奉大夫章汝。右朝奉郎陶之真。府學教授左文林郎熊克。總領使幹辦公事右承奉郎史彌正端叔。

十八日。右奉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葛郇。觀察推官右文林郎徐務滋。司戶參軍左迪功郎楊冲。焦山長老定園。甘露長老化昭來。

十九日。金山長老寶印來。字坦叔。嘉州人。言自岐州以西。灘不可勝計。白傳詩所謂白狗到黃牛。灘如竹節稠。是也。赴蔡守飯於丹陽樓。熱特甚。堆冰滿坐。了無涼意。蔡自點茶。頗工。而茶殊下。同坐熊教授。建寧人。云建茶舊雜以米粉。復更以薯蕷。兩年來又更以楮芽。與茶味頗相入。且多乳。惟過梅。則無復氣味矣。非精識者。未易察也。申後移舟出三閘。至湖閘而止。

二十日。遷入嘉州王知義船。微雨極涼。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郡集衛公堂後圃。比舊唯增染香亭。飯半登。

壽邱普照寺終宴。壽邱者宋高祖宅。有故井尚存。寺本名延慶。隆興中復泗州。有普照寺僧奉僧伽像來歸。寓焉。因賜名普照寺。僑置僧伽道場。東望京山。連亘抱合。勢如繚牆。官寺樓觀如畫。西闕大江。氣象極雄偉也。

二十三日。至甘露寺。飯僧。甘露蓋北固山也。有狼石。世傳以爲漢昭烈吳大帝嘗據此石。共謀曹氏。石亡已久。寺僧輒取一石充數。遊客摩挲太息。僧及童子輩

往往竊笑也。拜李文饒祠。登多景樓。樓亦非故址。主僧化昭所築。下臨大江淮。南草木可數。登覽之勝。實過於舊。邂逅左迪功郎新太平州教授徐客。客字子公。泉州人。此山多峭崖如削。然皆土也。國史以爲石壁峭絕。誤矣。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早以一豨壺酒。謁英靈助順王祠。所謂下元水府也。嗣屬金山寺。寺常以二僧守之。無他祝史。然勝云賽祭豬頭。例歸本廟。觀者無不笑。初紹興末。元



顏亮入寇。樞密葉公審言督視大軍守江。禱於水府。祠請事平。奏加帝號。既而不果。隆興中。敵再入。有近臣申言之。議者謂四瀆止封王。水府不應有四瀆上。乃但加美稱而已。廟中遇武人王秀。自言博州人。年五十一。元顏亮寇邊時。自河朔從義軍。改下大名。以待王師。既歸朝。不見錄。且自言孤遠無路。自通。獻歎不已。是晚欲出江。舟人辭以潮不應。遂宿江口。二十六日。五鼓發船。是日舟人始伐鼓。遂遊金山。登王

鑑堂。砂高臺。皆窮極壯麗。非昔比。玉鑑蓋取蘇儀甫詩云。僧於玉鑑光中坐。客蹋金鼈背上行。儀甫果終於翰苑。當詩以爲詩識。新作寺門。亦甚雄。翟耆年伯壽篆額。然門乃不可泊舟。凡至寺中者。皆由雄跨閣。長老寶印言。舊額仁宗皇帝御飛白。張之則風波洶湧。蛟鼉出沒。遂藏之。寺閣今不復存矣。印住山。近十年。興造皆其力。寺有兩塔。本曾子宣承相用西府俸所建。以薦其先者。政和中。寺爲神霄宮。道士之去塔

上相輪而屋之。謂之鬱羅霄臺。至是五十餘年。印始復爲塔。且增飾之。工尚未畢。山絕頂有吞海亭。取毛吞巨海之意。登望尤勝。每北使來聘。例延至此亭。烹茶。金山與焦山相望。背名藍。每爭雄長。焦山舊有吸江亭。最爲佳處。故此名吞海。以勝之可笑也。夜風水薄。舩鞳鞳有聲。

二十七日。留金山。極涼冷。印老言蜀中梁山軍鷺鷥爲天下第一。

二十八日。夙興觀日出。江中天水皆赤。真偉觀也。因登雄跨閣。觀二島。左曰鵲山。舊傳有棲鵲。今無有。右曰雲根島。皆特起不附山。俗謂之郭璞墓。奉使金國起居郎范至能至山。遣人相招。食於玉鑑堂。至能名成大聖。政所同官。相別八年。今借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侍讀。爲金國祈請使云。午間過瓜州。江平如鏡。舟中望金山。樓觀重複。尤爲鉅麗。中流風雷大作。電影騰掣。正在江面。去舟二丈餘。急繫纜。俄而開霽。

遂至瓜州。自到京口無蚊。是夜蚊多。始復設幙。

二十九日。泊瓜州。天氣澄爽。南望京口。月觀甘露寺。  
府廟皆至近。金山尤近。可辨人眉目也。然江不可橫  
絕。放舟稍西。乃能達。故渡者皆遲回久之。舟人以帆  
弊。往姑蘇買帆。是日方至。檣高五六尺。帆二十六幅。兩日間閱往  
來渡者。無慮千人。大抵多軍人也。夜觀金山塔燈。

三十日

入蜀記卷第一

入蜀記卷第二

山陰 陸游 務觀

七月一日。犁明離瓜州。倭風挂颿。晚至真州。泊鑿遠亭。  
州本唐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鎮。揚溥有淮南徐溫自  
金陵來。觀溥於白沙。因改曰迎鑾鎮。或謂周世宗征  
淮時。詩將嘗於此迎謁。非也。國朝乾德中。升爲建安  
軍。祥符中。建玉清昭應宮。卽軍之西北小山。置治鑄  
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四聖像。旣成。遣丁謂李宗鐸爲

入蜀記卷二

迎奉使副至京。車駕出迎。肆赦。建軍曰真州。而於故治。築儀真觀。政和中。修九域圖志。又名曰儀真郡。舊以水陸之衝。爲發運使治所。今廢。

二日。見知州右朝奉郎王察。而邑官寺比數年前頗盛。攜統遊東園。園在東門外里餘。自建炎兵火。後廢壞。滌地。漕司租與民。歲八錢數千。昔之閎壯巨麗。復爲荆棘荒墟之地者。四十餘年。乃更葺爲園。以記考之。惟清醮堂拂雲亭。澄虛閣。麤復其舊。與右之清地北。

之高臺尚存。若所謂流水橫其前者。湮塞僅如一帶。而百畝之園廢爲蔬畦者。尚過半也。可爲太息。登臺望下蜀諸山。平遠可愛。裴回久之。過報恩光孝寺。少畱。辛巳之變。儀真焚蕩無餘。而存寺獨存。堂中僧百人。長老妙湍。常州人。

三日。右迪功郎監稅務聞人堯民。人堯民。茂德。刪定之。兄子。以恩科入官。北山永慶長老。蓋常來郡。集於平易堂。徧遊澄瀾閣。快哉亭。遂至壯觀。以歸。壯觀舊有。

米元章所作賦石刻。今亡矣。初問王守儀真觀去城遠近。云有城南里許。方怪與國史異。既歸。亟任遊。則信城南也。有老道士出迎。年七十餘。自言廬州人。能述儀真本末。云舊觀實在城西北數里。小土山之麓。祥符所鑄。乃金銅像。并座高三丈。以黃麾全仗道門。幢節迎赴京師。皆與國史合。故當時樂章曰。范金肖像。申嚴奉官。館狀翬飛。萬靈拱衛。瑞烟披堤。柳映黃麾。道士又言。賜號瑞應福地。則史所不載也。今所謂

儀真觀者。昔黃冠入城。休憩道院耳。晚大風。舟人僧纜。

四日風便。解纜挂帆。發真州。岸下舟相先後。發者甚衆。烟帆映山。縹緲如畫。有頃風愈厲。舟行甚疾。過瓜步山。山蜿蜒蟠伏。臨江起。小峯頗巉峻。絕頂有元魏太武廟。廟前大木可三百年。一井已涸。傳以爲太武所鑿。不可知也。太武以宗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王瓜步。建康戒嚴。太武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戲。

廬大會羣臣疑卽此地。王文公詩所謂叢祠瓜步認前朝是也。梅聖俞題廟云魏武敗忘歸孤軍駐山頂。按太武初未嘗敗聖俞誤以佛狸爲曹瞞耳。山出瑪瑙石多虎豹害人。往時大將劉寶每募人捕虎於此。周世宗伐南唐齊王景達自瓜步渡江距六合二十里設調亦此地也。入夾行數里。沿岸園疇衍沃廬舍竹樹極盛。大抵多長蘆寺莊。出夾望長蘆樓塔重複。自江淮兵火官寺民廬莫不殘壞。獨此寺之盛不減。

承平至今日常數百衆。江面渺瀰無際殊可畏。李太白詩云維舟至長蘆日送烟雲高是也。晚泊竹篠港有居民二十餘家距金陵三十里。

五日大風將曉覆衾衾晨起淒然如暮秋過龍灣浪湧如山望石頭山不甚高無峭立江中繚繞如垣牆。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有變必先固守石頭。真控扼要地也。自新河入龍光門城上舊有賞心亭白鷺亭在門右近又創二水亭在門左誠爲壯觀然賞

心爲二亭所蔽。頗失往日登望之勝。泊秦淮亭說者以爲鍾阜艮山得庚水爲宗廟水。秦鑿淮本欲破金陵。王氣然庚水反爲吉。天下事信非人力所能勝也。見雷守右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唐瑑通判右朝散郎潘恕建康行宮在天津橋北橋琢青石爲之頗精緻。意其南唐之舊也。晚小雨右文林郎監大軍倉王烜來。王言京口人用七月六日爲七夕。蓋南唐重七夕而常以帝子鎮京口。六日輒先乞巧翌日馳入建康。

赴內燕。故至今爲俗云。然太宗皇帝時嘗下詔禁以六日爲七夕。則此北俗亦如此。此說恐不然。

六日見左朝散大夫太府少卿總領兩淮財賦沈夏武奏軍節度使建康諸軍都統郭振右宣教郎知江寧縣何作善右文林郎觀察淮官褚意來作善字百祥意字誠叔晚見秦伯和侍郎伯和名墳故相益公檜之孫延坐畫堂棟字閔麗前臨大池池外卽御書閣蓋賜第也家人病創託何令招醫劉仲寶視脈。

七日早遊天慶觀。在治城山之麓。地理家以爲此山脈絡自蔣山來。不可知也。吳晉間城壘大抵多因山爲之。觀西有忠烈廟。卞壺廟也。以嵇紹及壺二子眇肝配食。紹死於惠帝時。在壺前。且非江左事。而以配壺。非也。廟後叢木甚茂。傳以爲壺墓。東北又有亭。頗疎豁。曰忠孝亭。亭本南唐忠貞亭。後避韓。改焉。忠貞壺諡。今日忠孝則并以其二子死父難也。雲堂道士陳德新字可久。姑蘇之頗開敏。相從登覽。久之遂出。

西門遊清涼廣慧寺。寺距城里餘。據石頭城下。臨大江南。直牛頭山。氣象甚雄。然壞於兵火。舊有德慶堂。在法堂前。堂榜乃南唐後主撮襟書。石刻尚存。而堂徙於西偏矣。又有祭悟空禪師文。曰保大九年歲次辛亥。九月。皇帝以香茶乳藥之奠。致祭於右街清涼寺。悟空禪師。按南唐元宗以癸卯歲嗣位。改元保大。當晉出帝之天福八年。至辛亥實保大九年。當周太祖之廣順元年。則祭悟空者。元宗也。建康志以爲後。



主。非是。長老寶餘。楚州人。留食。贈德慶堂榜黑本。食已。同登石頭。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真勝形之地。若異時定。都建康。則石頭。仍爲關要。或以爲今都城。徒而南。石頭雖守。無益。蓋未之思也。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橫貫城中。六朝立柵斷航之類。緩急不可復施。然大江天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比六朝爲勝。豈必依淮爲固邪。左迪。功郎新湖州武康尉劉煒。右迪。功郎監比較務李膺來。煒。秦伯和館客也。言秦氏衰。落可念。至屢典質。生產亦薄。問其歲入幾何。曰。米十萬斛耳。

八日。晨至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塔。焚香。塔在太平興國寺上。寶林所葬也。塔中金銅寶公像。有銘在其膺。蓋王文公守金陵時所作。僧言古像。取入東都啟聖院。祖宗時。每有祈禱。啟聖及此塔。皆設道場。考之。信然。塔西南有小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髯甲夭矯。如蛟龍。往往數百年物。木末。蓋後人取王文公詩木末。北

山雲冉冉之句名之。建康志謂公自命此名，非也。塔後又有定林菴。舊聞先君言李伯時畫文公像於菴之昭文齋壁。著帽束帶，神彩如生。文公沒，齋常扃閉。遇重客至，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聳，覺生氣逼人。寫照之妙如此。今菴經火，尺椽無復存者。予乙酉秋嘗雨中獨來遊，留字壁間。後人移刻崖石，讀之感歎。蓋已五六年矣。歸途過半山，少留。半山者，王文公舊宅，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爲中途，故曰

半山。殘毀尤甚。寺西有土山，今謂之培塿，亦後人取文公詩所謂溝西顧丁壯擔土爲培塿名之也。寺後又有謝安墩。文公詩云在治城西北，卽此是也。

九日。至保寧戒壇二寺。保寧有鳳皇臺，攬輝亭。臺有李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今已廢爲大軍甲仗庫。惟亭因舊址重築，亦頗宏壯。寺僧言亭榜本朱希真隸書，已爲俗子易之。法堂後有片石，瑩潤如黑玉，乃宋子嵩詩題云鳳臺山亭子。陳獻

司空鄉貢進士宋齊邱。司空者徐知誥也。後改姓名曰李昇。是爲南唐烈祖。而齊邱爲大臣。後又有題字云。昇元三年奉敕刻石。蓋烈祖既有國。追念君臣相遇之始。而表顯之。昇齊邱雖皆不足道。然當攘奪分裂橫潰之時。其君臣相遇。不如是亦不能粗成其功業也。戒壇額曰崇勝戒壇寺。古謂之瓦棺寺。有閣因岡阜。其高十丈。李太白所謂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者。又橫江詞。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棺閣。

是也。南唐後主時。朝廷遣武人魏丕來使。南唐意其不能文。卽宴於閣。因求賦詩。丕攬筆成篇。末句云。莫教雷雨損基局。後主君臣皆失色。及南唐之亡。爲吳越兵所焚。國朝承平二百年。金陵爲大府。寺觀競以崇飾。土木爲事。然閣終不能復。紹興中有北僧來居。講惟識百法論。誓復興造。求偉材於江湖間。事垂集者屢矣。曾建宮闕。有司往往輒取之。猶不以此動心。愈益經營。平成盧舍那閣。平地高七丈。雄麗冠於

江東舊閣基相距無百步。今廢爲軍營。秦伯和遣醫柴安恭來視家人廡。柴邢州龍岡人。晚褚誠叔來誠。叔嘗爲福州閩清尉。獲盜應格。當得京官。不忍以人死爲已利。辭不就。至今在選調。又有爲他邑尉者。亦獲盜營賞甚力。卒得京官。將解去。入郡過刑人處。輒掩目大呼。數日。神志方定。後至他郡。見通衢有石幢。問此何爲。從者曰。法場也。亦大駭。叫呼。幾墜車。自此所至皆迂道以避刑人之地。人之不可有媿於心如

此移舟泊賞心亭下。秦伯知送藥。

十日早出建康城。至石頭。得便風。張帆而行。然港淺而狹。行亦甚緩。宿大城岡。金陵岡隴重複。如梅嶺岡石子岡。余讀如娑岡。尤其著者也。居民數十家。亦有店肆。十一日早出夾。行大江。過三山磯。烈洲慈姥磯。采石鎮。泊太平州江口。謝元暉登三山。還望京邑。李太白登三山。望金陵。皆有詩。凡山臨江。皆曰磯。水湍急。篙工併力撐之。乃能上。然今年閏餘。秋早。水落已數尺矣。

則盛夏可知也。三山自石頭及鳳皇臺望之，杳杳有無中耳。及過其下，則距金陵財五十餘里。晉伐吳，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暉要濬議事。濬舉帆曰：風利，不得泊。卽此地也。是日便風，擊鼓挂帆而行。有兩大舟東下者，阻風泊浦。湊見之，大怒，頓足，詬罵不已。舟人不荅，但撫掌大笑，鳴鼓愈厲，作得意之狀。江行淹速，常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怒，可謂兩失之矣。世事蓋多類此者。記之以寓一笑。烈洲在江中，上有小山曰烈

山。草木極茂密，有神祠在山巔。慈姥磯，磯之尤巉絕峭立者。徐師川有慈姥磯詩序云：磯與望夫石相望，正可爲的對。而詩人未嘗挂齒牙。故其詩云：離鸞只說閨中恨，舐犢誰知目下情。然梅聖俞護母喪歸宛陵，發長蘆江口，詩云：南國山川都不改，傷心慈姥舊時磯。師川偶忘之耳。聖俞又有過慈姥磯下及慈姥山石崖上竹鞭詩，皆極高竒。與此山稱采石一名牛渚，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洲爲狹。故隋韓擒虎平陳。

及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風輒浪作不可行。劉賓客云。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王文公云。一風微吹萬舟阻。皆謂此磯也。磯卽南唐樊若冰獻策作浮梁。渡王師處。初若冰不得志於李氏。詐祝髮爲僧廬於采石山。鑿石爲竅。及建石浮圖。又月夜繫繩於浮圖。棹小舟急渡。引繩至江北。以度江面。旣習知不繆。卽亡走京師上書。其後王師南渡。浮梁果不差尺寸。予按隋煬帝征遼。蓋嘗用此策。渡遼水造三浮

橋於西岸。旣成。引趨東岸。橋短丈餘不合。隋兵赴水接戰。高麗寨岸上擊之。麥鐵杖戰死。始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而更命何稠接橋。二日而成。遂築以濟。然隋終不能平高麗。國朝遂下高唐者。實天意也。若冰何力之有。方若冰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獻南征之策。或請誅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羈置池州而已。其後若冰自陳。母妻在江南。朝廷命煜護送。煜雖憤切。終不敢違。厚遺而遣之。然若冰所鑿石竅及石浮圖皆不

毀王師卒用以繫浮梁則李氏君臣之暗且怠亦可  
知矣雖微若冰有不亡者乎張文潛作平江南議謂  
當縛若冰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辜而  
誅之以示天下豈不偉哉文譜此說實天下正論也  
予自金陵得病是方小愈尙未能食夜雨

十二日早移舟泛姑熟溪五里泊閱武亭初詢舟人云  
江口泊船處距城二十里須步乃可入及至閱武乃  
止在城闔之外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知州周元

特操聞予病與醫郭師顯俱來視疾自都下相別迨  
今八年矣太平州本金陵之當塗縣周世宗時南唐  
元宗失淮南僑置和州於此謂之新和州改爲雄遠  
軍國朝開寶八年平江南改爲平南軍然獨領當塗  
一邑而已太平興國二年遂以爲州且割蕪湖繁昌來  
屬而治當塗與興國軍同時建置故分紀年以名之  
十三日通判右朝請郎葉焚員外通判左朝奉郎錢同  
仲耕軍事判官左文林郎趙子覲知當塗縣右通直

郎王權來。午後入州。見元特呼郭醫。就坐間爲予切脈。且議所用藥。州正據姑熟溪北。土人但謂之姑溪。水色正綠而澄徹如鏡。纖鱗往來可數。溪南皆漁家。景物幽奇。兩浮橋悉在城外。其一通宣城。其一可至浙中。姑熟堂最號得溪山之勝。適有客寓家。其間故不得至。又有一酒樓。登望尤佳。皆城之南也。往時溪流分一支貫城中。湮塞已久。近歲嘗浚治。然惟春夏之交暫通。今七月已絕流矣。李太白集有姑熟十詠。

予族伯父彥遠嘗言東坡自黃州還。過當塗。讀之。撫手太笑曰。贗物敗矣。豈有李白作此語者。郭功父爭以爲不然。東坡又笑曰。但恐是太白後身所作耳。功父甚愠。蓋功父少時。詩句俊逸。前輩或許之。以爲太白後身。功父亦遂以自負。故東坡因是戲之。或曰。十詠及歸來乎。笑矣乎。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本無之。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

十四日晚晴。開南窗。觀溪山。溪中絕多魚。時裂水面。躍



出斜日映之。有如銀刀。垂釣挽罟者。彌望以故。價甚賤。僮使輩日皆饜飫。土人云。此溪水肥宜魚。及飲之。水味果甘。豈信以肥。故多魚邪。溪東南數峯如黛。蓋

### 青山也

十五日。早州學教授左文林郎吳博古敏叔。員外教授左文林郎楊恂信伯來。飯已。遊黃山東嶽廟廣福寺。遂登凌歊臺。嶽廟棟宇頗盛。本謂之黃山大監廟。大監者。不知何神。蓋淫祠也。今既爲嶽廟。而大監反寓

食廡下。廣福本壽聖寺。以紹興壬午。紹書改額。敗屋二十餘間。殘僧三四人。蕭然如古驛。主僧惠明。溫州平陽人。凌歊臺。正如鳳皇雨花之類。特因山巔名之。宋高祖所營。面勢虛曠。高出氛埃之表。南望青山龍山九井諸峯。如在凡席。龍山卽孟嘉登高落帽處。九井山有桓元僭位壇。稍西。江中二小山相對。云東梁西梁也。北戶臨和州新城。樓櫓歷歷可辨。蓋自絕江至和州。財十餘里。李太白有黃山凌歊臺。送族弟泛

舟赴華陰詩卽此地也。臺後有一塔。塔之後又有亭。曰懷古。云余初至當塗飲姑熟溪水喜其甘滑已而徧飲城中水皆甘。蓋泉脈佳也。

十六日郡集於道院。歷遊城上亭榭。有坐觀亭。頗宜登覽。城濠皆植荷花。是夜月白如畫。影入溪中。搖蕩如玉塔。始知東坡玉塔臥微瀾之句爲妙也。

入蜀記卷第二

入蜀記卷三

山陰 陸游 務觀

十七日郡集於青山李太白祠堂。二教授同集祠在青山之西北。距山尚十五里。墓在祠後。有小岡阜起伏。蓋亦青山之別支也。祠莫知其始。有唐劉全白所作墓碣。及近歲張真甫舍人所作重修祠碑。太白烏市衣衣錦袍。又有道帽擊裘侑食於側者。郭功甫也。早飯罷遊青山。山南小市有謝元暉故宅基。今爲湯氏。

入蜀記卷三

所居南望平陸極目而環宅皆流泉奇石青林文篠  
真佳處也遂由宅後登山路極險巖凡三四里有兩  
道人持湯歡迎勞於松石間又里許至一菴老道人  
出迎年七十餘姓周濰州人居此山三十年顧頰如  
丹鬚鬢無白者又有李媪八十矣耳目總明談笑不  
衰自言嘗得異人祕訣菴前有小池曰謝公池水味  
甘冷雖盛夏不竭絕頂又有小亭亦名謝公亭下視  
四山如蛟龍奔放爭赴川谷絕類吾鄉舜山但舜山

之巔豐沃夷曠無異平陸此所不及也亭北望正對  
歷陽周生言完顏亮入寇時戰鼓之聲震於山中云  
夜歸舟次已一鼓盡矣坐間信伯言桓溫墓亦在近  
郊有石獸石馬製作精妙又有碑悉刻當時車馬衣  
冠之類極可觀恨不一到也

十八日小雨解舟出姑熟溪行江中江溪相接水清濁  
各不相亂挽行夾中三十里至大信口泊舟蓋自此  
出大江須風便乃可行往往運日阻風雨小山夾江

卽東梁西梁。名天門山。李太白詩云。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王文公詩云。崔嵬天門山。江水遶其下。梅聖俞云。東梁如仰蠶。西梁如浮魚。徐師川云。南人北人朝暮船。東梁西梁今古山。皆得句於此也。水滸。小兒賣菱芡蓮藕者。甚衆。夜行堤上。觀月。大信口歐陽文忠公于役志。謂之帶星口。未詳孰是。于役志。蓋謫夷陵時所著也。

十九日。便風過。大小謁山磯。奇石巉絕。漁人依石。俛嘗宛如畫圖。間所見過。梟磯在大江中。聳拔特起。有道士結廬其上。政和中。賜名寧淵觀。舊說。梟磯有梟能害人。故得名。方郡縣奏乞觀額。時惡其名。因曰。磯在水中。水常沃石。故曰澆磯。今觀屋亦二十餘間。然止一道人居之。相傳有二人。則其一輒死。故無敢往者。至蕪湖縣。伯舟吳彼亭。知縣右通直郎呂昭問來。按漢丹揚郡有蕪湖縣。吳陸遜屯蕪湖。又杜預注春秋。楚子伐吳。克鳩茲。亦云在蕪湖。至東晉。乃故名于湖。

不知所自。王敦反，屯于湖。今故城尚存。又有玩鞭亭。亦當時遺迹。唐溫飛卿有湖陰曲，敘其事。近時張文潛以爲晉書所云帝至于湖陰，察營壘，當以于湖爲句。飛卿蓋誤讀也。作于湖曲，以反之。劉夢得歷陽書事詩敘道中事，云望夫人化石，夢帝日環營，蓋夢得自蔓州移牧，歷陽過此邑也。邑人云數年前邑境有盜發大墓，棺槨已壞，得境及刀劍之屬，甚衆。甃博有大將軍墓四字，或疑爲敦墓云。

二十日，寧國太平縣主簿左迪功郎陳炳來見，泛小舟，往謝之。則寓寧淵觀下院，以提刑司檄來督大禮錢。帛寧淵在梟磯，隔大江，故置下院於近邑。道流十餘。壇宇像設甚盛，有觀主何守誠者，今選居太一宮矣。炳字德先，婺州義烏人，自言其從姑得道，徽宗朝賜號妙靜鍊師，結廬葛仙峯下。平生不火食，惟飲酒啗生果爲人言禍福，死生無毫釐差。每風日清和，時輒掩關獨處，或於戶外竊聽之，但聞若二嬰兒聲，或歌

或笑。往往至中夜方止。莫有能測者。年九十。正旦自  
言四月八日當遠行。果以是日坐逝。每爲德先言。汝  
有仙骨。當遇異人。過因得疾。委頓有院山餘先生來  
餌以藥。卽日疾平。徐因畱教以絕粒訣。德先父母方  
望其成名。固不許。然自是絕滋味。日食淡湯餅及飯  
而已。如此者六年。益覺身輕。能日行三百里。會中第  
娶妻。復近輦血。徐遂告別。臨行語德先曰。汝二紀後  
當復從我。究此事。德先送至谿上方。呼舟欲渡。徐蹇

裳疾行水上而去。呼之不復應。德先至今悵恨。有棄  
官入瀟皖之意。予遂遊東寺。登王敦城。以歸。城並大  
江。氣象宏敞。邑出綠毛龜。就船賣者不可勝數。將牛  
解舟。過三山磯。磯上新作龍祠。有道人半醉立蘚崖  
峭絕處。不親行舟。望之使人寒心。亦奇士也。江中江  
豚十數出沒。色或黑或黃。俄又有物長數尺。色正赤。  
類大蜈蚣。奮首逆水而上。激水高三二尺。殊可畏也。  
宿過道口。

二十一日。過繁昌縣。南唐所置。初隸宣城。及置太平州。復割隸焉。晚泊荻港。散步堤上。遊龍廟。有老道人守之。台州仙居縣人。自言居此十年。因伐薪二束。賣之以自給。雨雪則從人乞。未嘗地營也。又至一菴。僧言隔港。卽銅陵界。遠山嶄然。臨大江者。卽銅官山。太白所謂我受銅官樂。千年未擬還是也。恨不一到。最後至鳳凰山。延禧觀。觀廢於兵燹者四十餘年。近方興葺。羽流五六人。觀主陳廷瑞。婺州義烏縣人。言此古

青華觀也。有趙先生。荻港市中人。父賣茗。先生幼名王九。年十三。疾亟。父抱指青華。願使入道。是夕。先生夢老人引之。登高山。謂曰。我陰翁也。出柏枝。啗之。及覺。遂不火食。後又夢前老人。教以天篆數百字。比覺悉記不遺。太宗皇帝召見。度爲道士。賜冠簡。易名自然。給裝錢。遣還。遂爲觀主。祥符間。再召。至京師。賜紫衣。改青華。頌曰。延禧先生。懇求還山。養母得歸。一日無疾而逝。門人葬之。山中行半途。棺忽失重。不再舉。

其母曰。吾兒必有異命。發棺果空無尸。惟劍履在耳。遂卽其處葬之。今冢猶在。謂之劍冢。自然國史有傳。大概與廷瑞言頗合。惟劍冢一事無之。荻港蓋繁昌小墟市也。歸舟已夜矣。

二十二日。過大江。八丁家洲夾。復行大江。自離當塗。風日清美。彼平如席。白雲青嶂。遠相映帶。終日如行圖畫。殊忘道途之勞也。過銅陵縣。不入晚泊水供口。江湖間謂分流處爲供。王文公詩云。東江水落水分供。

是也

二十三日。過陽山磯。始見九華山。九華本名九子。李太白爲易名。太白與劉夢得皆有詩。而劉至以爲可兼太華。女几之奇秀。南唐宋子嵩辭政柄。歸隱此山。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由是九華之官益盛。惟文王公詩云。盤根雖巨壯。其末乃修纖。最極形容之妙。大抵此山之奇。在修纖耳。然無含蓄敦大氣象。與廬阜大台異矣。岸傍荻花如雪。舊見天井。長老彥威云。廬山



老僧用此絮著衣。威少時在惠日亦爲之。佛燈珣禪師見而大嗔云。汝少年。輒求溫暖如此。豈有心學道邪。退而問。兄第則堂中百人。有荻花衣者。財三四。皆年七十餘矣。威愧恐。亟餘去。泊梅根港。巨魚十數。色蒼白。大如黃犢。出沒水中。每出水輒激起。沸白成浪。真壯觀也。

二十四日到池州。泊務稅亭。子州唐置。南唐嘗爲康化軍節度。今肖又嘗割青陽。隸建康。今復故。惟所置銅

陵東流二縣。及改秋浦爲貴池。今因之。蓋南唐都金陵。故當塗蕪湖銅陵繁昌廣德青陽并江寧上元溧陽溧水句容凡十一縣。皆隸畿內。今建康爲行都。而纔有江寧等五邑。有司所當議也。李太白往來江東北州所賦尤多。如秋浦歌十七首。及九華山清溪白筍坡玉境潭諸詩是也。秋浦歌云。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又曰。兩鬢入秋浦。一朝廳已衰。猿聲催白鬢。長短盡成絲。則地州之風物可見矣。然觀太白此歌

高砂乃爾。則知姑熟十詠。決爲贗作也。杜牧之池州諸詩。正爾觀之。亦清婉可愛。若與太白詩並讀。醇醜異味矣。初王師平南唐。命曹彬分兵自刑州順流東下。以樊若冰爲鄉道首克池州。然後能取蕪湖。當塗駐軍采石。而浮橋成。則池州今實要池。不可不備也。二十五日見知州右朝議大夫直秘閣陽師中。通分右朝奉郎孫德芻。遊光孝寺。寺有西峯。聖者所留鐵笛。聖者生當吳武王楊行密時。揚狂不羈。好吹笛。能役

鬼神蛟龍。嘗寓池州乾明寺。乾明卽光孝也。及去。留笛付主事僧。笛似銅鐵而非。色綠而瑩潤如綠玉。不知何物。僧懼爲好事者所奪。郡官求觀之。輒出一凡鐵笛。充數。予偶與監寺僧有舊。獨得一見。有石刻沈獻達所作西峯銘。文辭古雅可愛。恨非其自書也。言貴池去城八十里。在秀山下。江之一支別匯爲池。四隅皆因山石爲岸。產鯉魚。金鱗朱尾。味極美。本以此得貴池之目。秀山有梁昭明太子墓。拱木森然。今

池州城西有神甚靈者曰九郎。或云九郎即昭明晚  
登弄水亭。杜牧之所賦詩也。亭殊不甚。然正對清溪。  
齊山景物絕佳。州雖瀕江。然據岡阜上。頗難得水。  
二十六日解舟。過長風沙。羅刹石。李太白江上贈賈長  
史詩云。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梅聖俞  
送方進士遊廬山云。長風沙浪屋許大。羅刹石齒水  
下排。歷此二險。過湓浦。始見瀑布。縣蒼崖。即此地也。  
又太白長干行云。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

道遠。直到長風沙。蓋自金陵至此七百里。而室家來  
迎其夫。甚言其遠也。地屬舒州。舊最號湍險。仁廟時。  
發運使周湛役二十萬夫。疏支流十里以避之。至今  
爲行舟之利。羅刹石在大江中。正如京口鷓峯。而稍  
大。白石拱起。其上叢篠喬木。亦有小神祠。橋竿不知  
何神也。西望羣山。靡迤巖嶂深秀。宛如吾廬。南望鏡  
中諸山。爲之累欹。宿懷家沈懷。姓也。吳有尚書郎懷  
敘。見顧雍傳。

二十七日。五鼓大風自東北來。舟人不告。乘便風解船。過雁翅夾。有稅場。居民二百許家。岸下泊船甚衆。遂經皖口。至趙屯。未朝食。已行百五十里。而風益大。乃泊夾中皖口。卽王師破江南。大將朱含賢水軍處。趙屯有戍兵。亦小市聚也。是日大風。至暮不止。登岸行。至夾口。觀江中驚濤駭浪。雖錢塘八月之潮。不遇也。有一舟掀簸浪中。欲入夾者再三。不可得。幾覆溺矣。號呼求救。久方能入。北望正見皖山太白。江上望皖

公山詩云。巖絕稱人意。巖絕二字。不刊之砂也。南唐元宗南遷豫章。舟中望皖山。愛之。謂左右曰。此青峭數峯何名。荅曰。舒州皖山。時方新失淮南。令人李家明侍側。獻詩曰。龍舟千里賜東風。漢武潯陽事正同。回首皖公山色好。日針不到壽杯中。元宗爲悲憤歎歎。故王文公詩云。南狩皖山非故地。北師淮水失名王。計其處當去此不遠也。夜雨

二十八日。過東流縣。不八。自雷江口。行大江。江南羣山。

蒼翠萬疊。如列屏障。凡數十里不絕。自金陵以西。所未有也。是日便風張帆。舟行甚速。然江面浩渺。白浪如山。所乘二千斛舟。搖兀掀舞。纒如一葉。過獅子磯。一名佛指磯。巖壁百尺。青林綠篠。倒生壁間。圖畫有所不及。猶恨舟行北岸。不得過其下。旁有數磯亦奇。峭然皆非獅子比也。至馬當。所謂下元水府。山勢尤秀拔。正面山脚。直插大江。廟依峭崖。架空爲閣。登降者皆自閣西崖。復小石徑。門蘿側足而上。宛若登梯。

飛甍曲檻。丹碧縹緲。江上神祠。惟此最佳。舟至石壁下。忽晝晦。風勢橫甚。舟人大恐。失色。急下颿趨小港。竭力牽挽。僅能入港。繫纜同泊者四五舟。皆來助牽。早間同行一舟亦蜀舟也。忽有大魚正綠。腹下赤如丹。躍起拖旁。高二尺許。人皆異之。是晚果折檣。披帆幾不能全。亦可怪也。入夜風愈厲。增十餘纜。迨曉方少定。

二十九日。阻風馬當港中。風雨淒冷。初御被衣。有小舟

冒風濤來。賣薪菜豨肉。亦有賣野蔬肉者。云獵蘆場  
中所得。飯已登南岸。望馬當廟北風吹入。勁甚。至不  
能語。既暮。風少定。然怒濤未息。擊船。終夜有聲。

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  
山當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拋江過其  
下。嵌巖竇穴。怪奇萬狀。色澤瑩潤。亦與他石迥異。又  
有一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百餘尺。丹藤翠蔓。羅絡  
其上。如寶裝屏風。是月風靜。舟行頗遲。又秋深潦縮。

故得盡見。杜老所謂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也。過  
澎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望。小孤屬舒州宿松縣。  
有戍兵。凡江中獨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類。皆名天  
下。然峭拔秀麗。皆不可與小孤比。自數十里外望之。  
碧峯巉然。孤起。上干雲霄。已非他山可擬。愈近愈秀。  
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極於  
荒殘。若稍飾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揮。自當高出  
金山之上矣。廟在山之西麓。額曰惠濟。神曰安濟。夫

人紹興初。張魏公自湖湘還。嘗加營葺。有碑載其事。又有別祠在澎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澎浪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微雨。復以小艇遊廟中。南望彭澤都昌諸山。烟雲空濛。鷗鷺滅沒。極登臨之勝。徒倚久之而歸。方立廟門。有俊鶻搏水禽。

掠江東南去。甚可壯也。廟祝云。山有棲鶻甚多。

二日早行。未二十里。忽風雲騰湧。急繫纜。俄復開霽。遂行。泛彭蠡口。四望無際。乃知太白開帆入天鏡之句。爲妙。始見廬山及大孤。大孤狀類四梁。雖不可擬小孤之秀麗。然小孤之旁。頗有沙洲葭葦。大孤則四際渺瀰。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亦一奇也。江自湖口分一支爲南江。蓋江西路也。江水渾濁。每汲用皆以杓仁澄之。過夕乃可飲。南江則極清徹。合處如引繩不

相亂。晚抵江州。州治德化縣。即唐之潯陽縣。柴桑栗里皆其地也。南唐爲奉化軍節度。今爲定江軍。岸土赤而壁立。東坡先生所謂舟人指點岸如頰者也。泊溢浦水亦甚清。不與江水亂。自七月二十六日至是。首尾財六日。其間一日阻風不行。實以四日半。泝流行七百里云。

三日移泊琵琶亭。見知州左朝請郎周昇強仲。通判左朝散郎胡适。發運使戶部侍郎史正志。志道。發運司幹辦公事程坦。履道。察推左文林郎蔡戡。定。夫始得。葛州公移。

四日遊天慶觀。李太白詩所謂潯陽紫極宮也。蘇黃詩刺皆不復存。太白詩有一石。亦近時俗書。見觀主李亦智。問王芝亦不能答。觀皆古屋。初不更兵燹而遺迹掃地。獨太清殿老君像。乃唐人所塑。特爲奇古。真人女真仙方力士童子各二軀。又有唐明皇帝金銅像。衣冠如道士。而氣宇粹穆。有五十年安享。太平富



貴氣象。李守智者。滁州來安人。皇言家。故富饒。遇亂棄家爲道人。大將岳飛以度牒與之。始爲道士。至今畫岳民父子事之。史志道招飲於發運廨中。登高遠亭望廬山。天氣澄霽。諸峯盡見。志道出新鼓鑄鐵錢。五日郡集於庾樓。樓正對廬山之雙劍峯。北臨大江。氣象雄麗。自京口以西。登覽之地多矣。無出庾樓右者。樓不甚高。而覺江山烟雲皆在九席間。眞絕景也。庾亮嘗爲江荆豫州刺史。其實則治武昌。若武昌南樓。

名庾樓。猶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晉特柴桑縣之湓口關耳。此樓附會甚明。然白樂天詩固已云。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則承誤亦久矣。張芸叟南遷錄云。庾亮鎮潯陽。經始此樓。其誤尤甚。

六日甲夜有大燈毬數百。自湓浦蔽江而下。至江面廣處。分數漸遠。赫然如繁星麗天。土人云。此乃一家放五百椀。以禳災祈福。蓋江鄉舊俗云。

七日往廬山。小憩新橋市。蓋吳蜀大路。市肆壁間多蜀

人題名。並溪橋水往往皆二三百物。蓋山之麓也。自江州至太平興國宮二十里。此適當其半。此日車馬及徒行者。憧憧不絕。云。上觀。蓋往太平宮焚香。自八月一日至七日乃已。謂之白蓮會。蓮社本遠法師遺跡。舊傳遠公嘗以一日借道流。故至今太平宮歲以爲常。東林寺亦自作會。然來者反不若太平之盛。亦可笑也。晚至清虛菴。菴在發雲峯下。皇甫道人所居。皇甫名坦。喜州人。出遊旁郡。獨見弟子其曹彌深。登紹興煥文閣。實藏尤堯皇帝御書。又有神泉清虛堂。皆宸翰題榜。宿清虛西室。曹君置酒堂中。炙鹿肉。甚珍。酒尤清醇。夜寒。可附火。



